[山齋絮語] 人物篇-壇經中的神秀

Original 李潤生教授 演揚妙法 4 days ago

世人讀《六祖壇經》,很容易把神秀看成反面人物。產生這種錯覺,可有幾種緣由:

一者:神秀所呈「無相偈」,實非無相,還未能「見自本性」,出自「本性般若之知」, 所以弘忍評他於「無上菩提」,「祇到門前,尚未得入」。若與惠能的偈文相較,於心性的體 會上,相去實遠,因而使讀者誤以為他不自量力,未證謂證,未得謂得,有妄求法衣,覬覦法 統之嫌了。

二者:當弘忍向門人宣佈,邀請有智慧者作偈,以評定第六代傳人之時,大家都不熱心,因為神秀是教授師,神秀得法,自可依止,何必勞神?及神秀書偈壁上,弘忍勸衆「依此修行,不墮惡道」,並喚「門人盡來,焚香偈前,令衆人見,皆生敬心」。到了弘忍讀了惠能偈文,恐衆人知,只好佯言:「此亦未得了(悟)。」及至三更為惠能説《金剛經》,「惠能一聞,言下便悟」。於是弘忍傳以衣法,並囑咐他説:「自古傳法,氣(命)如懸絲!若住此間,有人害汝,汝即須速去。」於是送到九江驛,吩咐他待自己坐化之後,善誘迷人,在南方把禪法弘揚。兩月之間,追逐而來,妄求奪法的雖未得逞,但為數竟達數百人。此數百人,使人聯想到他們都是神秀上座的崇敬者或追隨者;更壞的推臆,他們也許是神秀遣派前往的。那末,神秀的嫌疑便更難辯白了。

三者:十數年後,神秀在荊州玉泉寺弘揚漸修之教,而惠能則在韶關曹溪弘揚頓悟之法。神秀常聽聞人説惠能禪法,「疾直指路」,於是便遣門人志誠到曹溪去探個虛實。結果志誠在惠能處聞法,「言下便悟,即契本心」,於是道明來意。惠能說:「汝從彼來,應是細作(奸細)。」志誠也承認,但他解釋說:「未説時即是,説了即不是(奸細)。」慧能誘導他言:「煩惱即是菩提,亦復如是。」遣派奸細之事果若屬實,則神秀的反面人物的形象,恐怕不易使人改變。

不過,《壇經》是惠能門人法海所錄的,其後歷代更幾經竄改,現今流行的「宗寶本」固非原作,即使是「敦煌本」也未必是當時的實錄。就算依現行的四個本子(按即敦煌、惠昕、契嵩及宗寶)來讀《六祖壇經》,我也不忍以「反面人物」來評價神秀禪師。我認為神秀與惠能在修行、體驗與弘法方式上雖有不同,對促進禪學的發展上,其貢獻容或有高下之分,但就宗教情操與為人品格方面,神秀仍有可愛之處而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。今且試就上述的三點錯覺一一分辨如下:

第一點,在《壇經》中所載的神秀,實在沒有作非分之想,希冀以「未見本性」的偈文來妄求法衣, 覬覦法統。何則? 當其他門人都倚靠了他,無心作偈時,他的想法是這樣的:

「諸人不呈心偈,緣我為教授師。我若不呈心偈,五祖(弘忍)如何見得我心中見解(的)深淺?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,求法即善,覓祖(希求法衣、承繼法統為第六祖則是)不善,卻同(以)凡心奪其聖位;(可是)若不呈心偈,終不得法。」所以良久思惟,有「甚難,甚難」的感歎。抉擇之後,神秀終於題了偈於南廊壁上;他自思惟:「五祖(弘忍)明日見偈歡喜,出見和尚(弘忍〉;若(他)言不堪(得法),自是我迷,宿業障重,不合得法,聖意難測,我心自息。」及弘忍看見了偈文,召見了他,問:「是汝作偈否?若是汝作,應得我法。」神秀的回答是:「罪過!實是秀作。不敢求祖,願和尚慈悲,看弟子有小智慧,識大意否?」當弘忍評價了他,說他未得無上菩提,未見本性,囑他再作時,《壇經》也沒有記載他有任何不悦的反應,只是説「秀上座去數日,作不得」罷了。從《壇經》文字的描述,已清晰明確地顯示出神秀是一位既有修養,不求名利權力,不計得失,服膺真理,而有宗教情操,不怨天,不尤人,處處反求諸己的謙謙君子。他雖不得法,但他那種君子風範,確實使人敬仰。

第二點,聽《金剛經》,惠能言下大悟,弘忍傳以衣法,還說「自古傳法,氣(命)如懸絲」,命他速去,以免為人所言。這段話只反映出:凡夫終是凡夫,名枷利鎖,無論在家出家,總是難免。這跟弘忍的前一段話,所謂「世人生死事大,汝等門人,終日供養,祇求福田,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」,同樣可説是鍼砭時弊,一語中的話。但卻不能假定加害惠能的是神秀的追隨者,更不應妄下判斷,就是神秀這樣的一位有修養、有宗教情操而又服膺真理的君子仁者所指使的呢。何況後來追求惠能的卻是一位出了家的三品將軍惠順,而他所求的也不是「衣法」,而是真理(法),所以《壇經》只説:「我(惠順)故遠來求法,不要其衣。」《壇經》又載「(惠)能於(大庾嶺)上,便傳法惠順;惠順得聞,言下心開。」由此假定神秀欲加害惠能,遣數百人追奪法衣,是不應理的。

第三點,有關神秀遣派弟子志誠到曹溪「窺探」惠能頓悟的禪法一事,我也不忍以「遣派奸細,窺探虛實」此等用語加諸一位謙謙君子的仁者身上。何以故?因為當時禪宗弟子往還於不同大師之間,以作學理教法上的交流,根本就是一種非常平常、非常合理的行為;就如南禪的隱峰禪師便經常往還於馬祖道一和石頭希遷之間,因此「石頭路滑」一語便由是而產生出來。所以遣弟子往訪他宗,一點也不希奇,不應作「奸細」想。何則?神秀遣志誠到曹溪,目的不過在瞭解人言「惠能(禪)法疾直指路」的實況,正如他的囑咐所説:「汝與吾至曹溪山,到惠能所,禮拜但聽,莫言吾使汝來。所聽得意旨,記取,卻來與吾説,看惠能見解與吾誰疾遲。」可見動機很純潔,一點惡意、一點歪念也沒有。現在剩下的問題只有兩個,其一是何以不使志誠向惠能表明來意,而偏要「莫言吾使汝來」;其二是何以惠能要說志是「細作」(奸細)。

有關第一個問題,本來我非神秀,根本不能越俎代庖,替他去答。不過,佛法有所謂方便善巧,神秀只教志誠不要説出是自己指派他的,以便能全面地、如實地、無拘束地理解惠能「直指本心」的法門;他並沒有教志誠去説謊話,所以並不能以妄語視之。

有關第二個問題,顯然是惠能運用語言技巧,迫志誠去反思,使他省察到「未說時即是(細作一好細),說了即不是」,然後自然順利地體會到「煩惱即是菩提」的真義所在。那就是依本質言,「未説」與「説了」是同一「自性」,故「煩惱」與「菩提」也是同一「自性」,其關鍵只在「迷時」與「悟時」的差別而已。順著下去,《壇經》便記載了惠能與志誠的對話,以顯示出南能北秀間的頓漸差異所在。因此神秀遣派志誠到曹溪,實不應有損他的仁者君子風範的。

據宗寶本《壇經》所載,惠能與神秀「二宗主(本)無彼我,(按:原文是「二宗主雖亡彼我」,彼此實無芥蒂,實無齟齬)而徒侶競起愛憎」而已(見〈頓漸品第八〉)。而〈護法品第九〉更有這樣的一段記載「(唐中宗)神龍元年上元日,則天、中宗詔云:『朕請安、秀二師(按:指慧安與神秀),宮中供養,萬幾之暇,每究一乘。二師推讓云:南方有(惠)能禪師,密授忍大師衣法,傳佛心印,可請彼問。今遣内侍薛蘭,馳詔請迎,願師慈念,速赴上京。』師上表辭疾,願終林麓。」後被譽為「兩京法主,三帝國師」的神秀,對惠能竟能推崇備至,排除宗派之見,薦為國師,也可見他的胸襟豁達,誠非「滑台無遮大會」諸人所能解喻的吧。



往期《山斋絮語》精彩文章:

藝文篇:春到人間;琴詩;

生活篇: 逃避與面對; 插了梅花便過年; 初雪; 仁者心動;

思想篇: 悲與智; 憶舊篇: 情理的交融;

40

《山齋絮語》--佛教生活小品



李潤生著 2000年4月出版

作者李潤生居士,早年從事中國語言學及文學研究;自進新亞研究所後,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 及佛學家羅時憲先生,轉向思想的探索,經三十餘年的鑽研,對佛家的因明學、中觀學及唯識學都 極有成績,所發表的專書著作,不下十種。 但在學術研究之餘,作者對其宗教生活,亦極其重視;此佛家所謂「佛法在世間,不離世間覺」, 儒家所謂「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」,故能與世間天地相感通,發而為文,雖片文隻字,都是作者 直抒胸臆,真性情、新思維的流露。

由是作者就其十八年來的所見、所聞、所思,以其敏銳的筆觸,感人的文辭,分成遊履、人物、懷舊、藝文、思想、生活等六大範疇,撰著成佛學小品凡一百一十七篇,都能如實反映出一個現代知 識分子,在古今中外文化沖激下所行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真正精神面貌。

讀者可以透過每一短篇的內容, 窺見作者的內心世界, 分享作者的獨特感受, 開啟個體生命所涵蘊著的無限悲情與智慧。



随缘点"在看",都是爱的鼓励!↓↓↓